

零

落

崔利静 著

NO 1881

7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零落

崔利静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零落/崔利静著。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0.10

ISBN 7-5059-3456-2

I. 零… II. 崔… III. 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N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4641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: | 零落 |
| 作 者: | 崔利静 |
| 出 版: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|
| 发 行: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|
| 地 址: | 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 |
| 经 销: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责任编辑: | 李珊利 |
| 责任印制: | 胡元义 |
| 印 刷: | 浙江省煤田地质局制图印刷厂 |
| 开 本: | 850×1168 1/32 |
| 字 数: | 262.5 千字 |
| 印 张: | 11.25 |
| 版 次: |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: | ISBN7-5059-3456-2/I.2634 |
| 定 价: | 20.00 元 |
-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序

●赵长根

还是今年春节的时候,我朋友的女儿来我家,带来她的一个同学。这小姑娘文静秀气,腼腆得说话都有些脸红。这就是崔利静,《零落》是她的长篇习作。崔利静性格内向,见了生人还有点怕羞,可谈到文学,谈到写作,她便很入迷,说话滔滔不绝,全然没有了害羞的感觉,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印象,让人产生兴趣。当她把用笔记本手写的厚厚三本草稿放在我面前时,我不由相信这小姑娘的刻苦与毅力了。翻开书稿,看着这密密麻麻却又工整秀丽的文字,感到她虽然刚想跨入这文学之门,但她对文学早神往已久了。

《零落》写的是世纪之交初、高中学生的学习生活。学习为了什么?为了掌握知识,为了升学,为了工作。特别是农村的孩子,说白了,就是为了能考进大学,不像父母那样“面朝泥土背朝天”,辛苦一年还不及人家工作的一、二个月的工资收入,要找个好工作,能挣钱。父母起早摸黑,省吃俭用,为的就是让子女跳出“农”门。自然,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了,但那只是一部分。父母越辛劳,钱来得越不容易,子女学习的压力越重,总想有个好成绩、考上个名牌大学。崔利静写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的学习

生活。作品分二部，第一部《昨日心程》以南溪中学的背景，第二部《雨季不打伞》写县四中。她写学生们刻苦钻研，努力拼搏，同学间的友情，也写懵懂的初恋，她写学生的忧愁，苦恼，徘徊，也写学生的兴奋与欢乐。通过文中主人翁丁紫诺、凌雨轩等人物的进展，把这种心情一层又一层地展示出来，使人如临其境，给人一种启示。

《零落》中的人物也很有个性，不管是丁紫诺，还是着笔不多的林秋凡等，给人有许些印象，特别是丁紫诺、凌雨轩二人。丁紫诺，天性忧郁的女孩，爱好文学，理课极差。父母对她期望很大，但她的成绩不怎么样，虽然努力，但进展甚微。于是，她一直在沉重和压抑中过日子。凌雨轩就不同了，她天性开朗，风风火火，有着男生般豪迈气魄，而成绩优异。可她也有难处，父母闹离婚只顾自己吵架，不管她的学习，于是她在父母的争吵中忧心忡忡地生活着。再比如多才多艺的班长叶涛，带有点神秘色彩的杨熠等，都有自己的个性。

为了写好人物，崔利静也动了一番脑筋。她写校园，也写家庭写社会，也写人生。写同学之间的友情，也写男女生之间的恋情。特别是写恋情，还是掌握得很有分寸。在语言上，也适合如今中学生的特点，有学生味。

《零落》是崔利静的习作，习作是学习之作，各方面都比较“嫩”，还不能完全体现小说的特点。但她是经过刻苦努力的，她只是个高二学生，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。

崔利静在写作上是刻苦努力的，有一股钻劲与毅力。她的同学与她的母亲告诉我，在学校，她完成作业之后；在假期，她完成了作业与家务劳动之后，都要挤出哪怕一点点的时间来写作。

一秒一分,一刻一时,日积月累,写成这部 20 多万字的习作。

但是,崔利静毕竟还是个学生,而且是农村来的学生。她的父母与丁紫诺的父母一样,对她有着十足的信心,也充满希望,希望她有个好成绩,考个名牌大学。为了这部习作,崔利静投注了心血与精力,一心难顾二头,把学习成绩拉下来了。她母亲不无痛惜地告诉我,进初中时,是学校数一数二的尖子。崔利静向母亲发过誓:完成了这部习作,一定后来居上!我相信崔利静在习作出版之后,一定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上去,争取高考好成绩。说露点,先要有个好工作,才有好心情利用业余时间安心坐下来写作。当专业作家毕竟不是平坦大道,何况崔利静还只是个小姑娘。

2000 年 11 月 28 日

第一部

昨日心程

—

六月中旬,天不是很热,阳光暖暖的,风儿也是柔柔的。

南溪初级中学,一个不算大的乡镇学校,校园就坐落在南溪镇的西侧。环境很优雅,背后是连绵起伏的山脉,一条小溪围绕着校园大半部分,两幢教学楼,一幢行政楼,一幢教师宿舍楼再加上一幢二层的学生宿舍,这便是校园的全部设施了。

放学铃声响了,宁静的校园立即喧闹起来。篮球场、乒乓球场上也呈现一派生龙活虎的样子,学生们背着书包,一路说笑着往外走去。

当喧闹的校园渐渐宁静下来,运动场上的学生相继回家时,初二(3)班教室的门还敞开着,一位扎着松松散散马尾辫的女学生正伏在桌上,全神贯注地攻解着一道化学题目。她不时抬起头来,看看黑板上的例题解析,那是她请值日生留下来的。今天的化学试卷发下来了,耀眼的“68”分刺得她的眼睛好痛,她不明白自己为何连这样简单的化学试卷也只能考个及格,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,可她的成绩却这样差,一瞬间,父母期待的眼神,老师殷切的鼓励在脑中闪过,烧得她的脸都红了……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,夜幕渐渐降临了,她感到黑板上的字已模糊难辨,眼睛也好痛,可试卷上还有最后两道题没订正好,怎么办呢?她无奈地站起身,迅速整理好书包,擦净黑板,正要往门外走去,“砰”的一声,一个人影风风火火闯入,差点与她撞个正着,嘴里大嚷着:“别,别关门……我有事!噢,丁紫诺,我没吓着你吧!”

丁紫诺笑笑:“没有,凌雨轩,你干嘛这么急?”

“我完了完了!”那个女孩上气不接下气地嘟囔着,径自走到

自己的位置上。拿了化学试卷，转身对丁紫诺道：“你不知道，那可恶的化学老师打电话给我妈，说我成绩退步，考得一塌糊涂，我一回到家就被我妈骂了一顿，还叫我拿试卷给她看。我气死了，其实我化学考得并不差嘛！87分，不是嘛？我想拿试卷给她看，跟她辩解几下，谁知却发现忘了带，所以火烧屁股地赶到学校，万幸，你还没关门，真是老天保佑……”

丁紫诺咧咧嘴巴，勉强笑了笑，她实在笑不出来。

那个叫凌雨轩的女孩又猛地一跺脚，喊道：“完了，天这么黑了，家里一定吃晚饭了！今天我们包饺子吃，我要是再不赶快就来不及了！”说罢急匆匆地跑步往外走，边走边回头道：“丁紫诺，快回家，天黑了！”

丁紫诺摇摇头，对凌雨轩的风风火火感到不可思议。别看凌雨轩有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，性格却一向开朗活泼，鲁莽得像个男孩子，可丁紫诺有时也好生羡慕她。她看上去那么疯疯癫癫，学习一点也不努力，成绩却是拔尖的，尤其是理科，是女同学中的佼佼者，甚至比男同学还行。不像自己，文科还过得去，理科却糟得一塌糊涂。

她走到车棚，推了车子往外走。一路骑得很慢，心头有一层驱散不了的愁云。成绩，分数，时时刻刻笼罩在她的心头，倘若期末考试考砸了，她就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了，而期末考试考砸，似乎已成了一桩可预见的事情了！

回到家，父母已吃好了饭，弟弟丁紫鹤正躺在藤椅上看连环画，见她回来了，忙跑过来帮她推车子，一边拉着紫诺的衣角轻轻地说：“阿姐，今天妈妈不大开心，你要当心点！”

“怎么？”紫诺心里不禁“格登”了一下。

她溜进厨房，饭菜都搁在锅子里，她吃了，再洗碗，这是她每天必干的事，逃也逃不了，父母的生意太忙了，她能体谅。

就在她收拾书包坐在写字台前时，感到了不对劲，写字台的抽屉半开着。她心中一惊，忙拉开抽屉，只见里面一片混乱，各种卡片、信件、笔记本都被人翻过了。紫诺觉得全身一阵寒意，她忙不迭地抽出最底层一个蓝色的笔记本，令她失望与害怕的是：这个笔记本也被翻看过了，因为夹在前页的书签跑到后面去了。“完了！”她在心里大叫，这可是她的日记本啊！那里面记载着她的欣喜和泪水，欢笑与痛苦，她内心所有的秘密啊！可是，如今它再也不属于她个人了，是谁？是谁干的？

“小鹤！”她对着外面叫道。

丁紫鹤忙跑了进来。

“你有没有翻过阿姐的东西？”她皱着眉头，指着抽屉道，尽管她认为乖巧伶俐的弟弟是不大可能干这事的。

丁紫鹤睁着一双大眼睛，疑惑地摇了摇头。他上小学二年级，满脸的稚气，不过因为长得像父亲，一头浓密的黑发，清俊的脸庞，特别可爱。

紫诺也不知再说什么，正挥手想叫弟弟出去，妈妈进来了，她板着脸，对丁紫鹤道：“小鹤，你出去！”

弟弟走了，妈妈把门关上，阴沉着脸望着紫诺，紫诺不觉心“咚咚”直跳，预感一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。

妈妈开口了，劈头就问：“小诺，你这次化学得了多少分？你还想不想学习？”

“我……”紫诺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“你们老师打电话过来了！我并不单单指你这次考得差，你说说，平日里的化学课你是怎么学的？上课在想什么？”妈妈连口说着，看得出，她很生气，而且生气到了极点。

“我没想什么！”紫诺小声应着。

“没想什么？”妈妈更生气了，“你们老师说你上课老是无缘

无故地发呆，叫起来回答问题一无所知，你还说你不想什么！”

紫诺呆呆地坐着，低头无语，她知道自己应该挨骂，的确，她太不像话了，上课老是走神，作业马虎应差，考试一塌糊涂，妈妈应该骂她。

见她不吭声，妈妈的口气渐渐软了下来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诺，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要用功、用功！你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你不为自己的前途想想，也该为身边的人想想啊！你就不想读高中了吗？”

紫诺抬起头看了妈妈一眼，见到她憔悴的眸眼中的渴望与哀伤，不禁一阵酸楚，眼泪差点滑下来。母亲太累了，她的脸上写满了憔悴，眸中装满了疲惫，为了儿女的学业，为了整个家庭，她操了多少心？

妈妈继续说：“从小你就知道，自己不是生长在普通家庭里的，你身上的担子有多重！我们整个家庭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，你除了努力读书就什么都别管了，爸爸妈妈生在动乱年代，无法念书，当了一辈子的农民，难道你还想像爸妈一样在农村里呆一辈子吗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叫你不要跟同学间送什么贺卡，生日礼物，可你就是不听，还一天到晚写什么写……”

紫诺一个激灵，这么说，抽屉里的东西都是妈妈翻看过的。万幸，她的日记里从没记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可是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这么不信任女儿？妈妈以前似乎从不这样的。

“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爸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考不上高中，我们脸上都无光，我也不烦你做作业了，你自己记着点，用功些，把心思都放到学习上去。”妈妈边说边起身走了出去。

紫诺默默地转过身，把抽屉里的各类卡片放整齐，又抽出了那个蓝色日记本。

她望着摊开的本子，拿着钢笔只顾发呆，她不知道自己该写些什么。灯下，默默地翻着以往写的日记：

3月11日 星期× 雨

又是一个淫雨霏霏的日子，细雨如丝，无穷无尽的从那灰色的深雾中飘洒下来，天地万物都笼罩在一片烟雾迷蒙中，一派如诗如画的景色。

我觉得真好笑，今天中午去食堂里打饭，何泉与苏昱佳你争我夺地在去食堂的小路上跑起步来，两人你推我搡，不料路太滑，双双摔倒在地，弄了一身泥水，盆子也摔到水坑里去了。两人爬起来，对骂了几句，又向对方道歉，最后，竟一同骂起老天爷来了。也是的，谁叫三月的天老是下雨。不过，他俩也只有自认倒霉，拾了饭盆下馆子去了。

三月的雨啊，带来乐趣也带来烦恼！

· 4月26日 星期× 晴

今天买了一本书——《唐诗全集》，我梦寐以求的《唐诗全集》，终于到我手上了，真开心！忍不住，数学课也读了起来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，他们的诗写得太棒了！我真的佩服死了！假如我有他们十分之一，百分之一的才华，我就会高兴得发狂了！……

5月20日 星期× 多云

怎么办？我可完了！

数学试卷发下来，我几乎愣住了，居然只有80分，

我可从来没考过这么差的分数！数学一向是我的强项，可……分析试卷时，我的头晕乎乎的，一丁点儿也听不进去……

6月2日 星期× 阴

天阴沉沉的，好可怕，6月常常是晴天，偏偏今天这样阴沉，我总预感要发生什么事了！

果然，放学一回到家，就听见妈妈在骂弟弟，弟弟则一声不吭地抹着眼泪。从妈妈的骂声中我知道，原来弟弟和小林叔的儿子华华吵架，打了起来。弟弟力气大，就把他推在了地上，华华额头肿了个大包，小林叔便到我家来兴师问罪，妈妈气不过，除了打骂弟弟还能干什么呢？

我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妈妈打骂小鹤，我一向无权插手。睡觉前，弟弟委屈地对我说：“姐，是华华先偷偷抽了我的凳子，让我摔了一跤，他自己力量小，经不起……”

“小鹤，别说了，”我阻止了他，替他盖好被子，摸着他的头发说：“其实你已经10岁了，应该懂事点，别老惹妈妈生气，男孩子打架并不是光荣的事。”

“阿姐……”弟弟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悄悄躲进了被窝，我想他一定会偷偷地在被窝里哭的。从小，弟弟就最受不起委屈了。

我重新坐在写字台前，不想做作业，只好无聊地翻着《唐诗》，脑中却时刻想着弟弟打架的事，我不明白，弟弟没错，为什么还要受那么大的委屈，小林叔也太不讲理了！

6月10日 星期× 晴

今日的化学课上,我听得无聊,不禁乱想起来,谁知道,化学老师偏叫我回答问题,我愣在那儿!幸亏骆老师什么也没说我,可我却后悔死了!

我感到自己越来越不对劲了,对理科厌恶得要命,没事,我便吟诗诵词,自己不时也拿着笔写写。一天到晚沉浸在古诗词中,不想看书做作业,我怎么会这样呢?理科成绩直线下降,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了……

.....

紫诺合上日记本,把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,头脑里像塞了一团乱稻草,理不出头绪,妈妈看过她的日记了,为什么?为什么妈妈不直接骂她!

想了许久,她才平静下来,拿出未做完的化学试卷,认真地订正起来。毕竟,她还得努力,得念书,考高中,给丁家争光!

二

“扑通……”又是一粒石头投入溪中,溅起一片水花,荡漾着层层涟漪。待到平静下来,水里便倒映出一个女孩的身影:蓝色衬衫,白色裙裤……

“扑扑扑……”石头不断地被踢入河内,水花不断,涟漪不断,倒影也模糊不定。

“去死吧!这么烦!”女孩倚身靠在桥栏上,交臂放在胸前,仰头呆望天空,两道秀眉紧紧锁在了一起。她刚刚从家里逃出

来，她实在受不了了。就在刚才，父母吵架，母亲哭泣着跑进她房里，抹着眼泪道：“雨轩，妈实在受够了，离了得了，你跟妈走吧！”

她没有言语，只是走到客厅里，望着满地的残藉和闷头抽烟的爸爸，什么话也没说就跑了出来。

她也受够了！

“为什么？”凌雨轩喃喃着，“告诉我，老天爷，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？”

记忆中似乎从她上中学起，家里便成天硝烟弥漫的，父母到底为什么而吵架，她起先不明白，现在终于懂了。在这样的家庭、这样的时代里，经济问题大概是夫妻间吵架一个最普遍的因素了。父母在原本就没有爱情的基础上结合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彼此间的不满都统统暴露出来了，为了经济吵架，也只是一条发泄的途径，吵着吵着，别的问题也统统扯上了！

雨轩家并不是不富裕。山里人靠山吃山，就算成天游手好闲也不会一穷二白，何况雨轩的爸爸是镇里的干部，雨轩又是独生女。这样的家庭，原本是够美满的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母亲总是不满足于现状，她眼红那些靠做生意发家的人，总想下海一试，但又没有太大的胆子，于是整天烦着雨轩爸经商，但雨轩爸一向安分守己地吃公家饭，说什么也不肯。雨轩妈骂他书呆子，没出息，一气之下便自己干去了。她经营毛竹生意，在上海设摊，虽然累，但收入还是挺可观的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雨轩上初一那年，妈妈受一个外商欺骗，几车毛竹款子全部泡汤，欠款讨不进，反倒贴了十几万。父亲没发火，只是沉默。半年后，他继承了妈妈的行业，男子汉毕竟不同于妇人家，父亲的生意一直做得很红火，他甚至辞去了镇上的工作。然而，不久，雨轩便从父母的争吵声中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：父亲在上海有了外遇！

雨轩伤心,气恼,她恨父亲,这事对她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,因此,她能体会母亲的感受。从小,父亲在她心中的形象就是高大完美的,但自那以后她便疏远了父亲,是自己的憎恶之情,还是因为对母亲的同情,雨轩说不清楚。但,在父母的眼中,她始终还是一个小孩,一个小女孩罢了,这样的事,她怎么插得了手?

“为什么?”雨轩不解。

父亲让她失望,母亲同样令她心寒,以前,父母吵架,她总是站在母亲这一边的,听母亲哽咽地哭。那时,雨轩说不清心里有多痛恨父亲了。可渐渐地她发现,父亲并不是那么卑劣,他已变得沉默寡言了,每次回家,也不再与那个女人打电话,在母亲面前更是小心翼翼的,大概他也明白自己不该做对不起妻女的事,可妈妈实在是太冷漠了,而且每次总是她挑起战争。

雨轩真是手足无措了!

“凌雨轩,What are you doing?”一辆单车“喇”地在她身边停下。

雨轩偏偏脸,是(1)班里的于彬,同村人。

“今天月亮要从西边出来了,难得你这般文静,”于彬打趣着,“大小姐,没事吧,碰到什么麻烦啦?”

“随你怎么说吧!”雨轩甩甩短发,把手插在裤袋里,起身往家走去,出来这么长时间,家里应该安静点了吧。

“喂,喂!”于彬在后面大叫,蹬车追了上来,“别这么冷漠,我没什么地方得罪你吧,干嘛对人不理不睬的?”

“于彬,你别说了,烦不烦?”雨轩猛回头吼道。

一刹那,她看见于彬愣住了,笑容僵在他的脸上。

雨轩立即惊觉自己的失口,她想再说句什么,可又顾不上多想,一转身,继续往家走去。